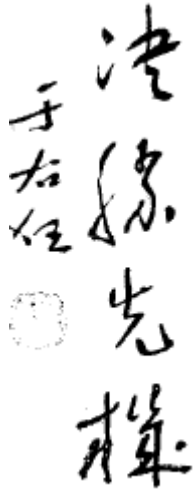
（註：《決勝叢書》是李浴日先生著譯之《孫子兵法新研究》、《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兵學隨筆》四書合訂本。四書已登錄於《全集》，在此謹附錄《叢書》之序言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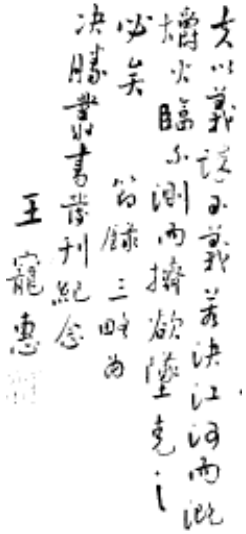
題　詞

陳　誠　（前副總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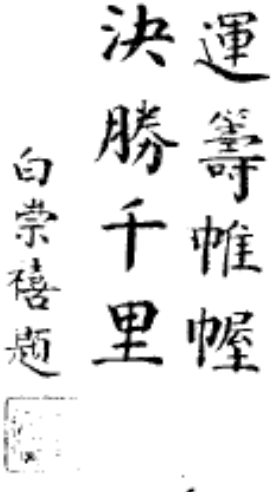


于右任（前監察院長）

張道藩（前立法院長）



王寵惠（前司法院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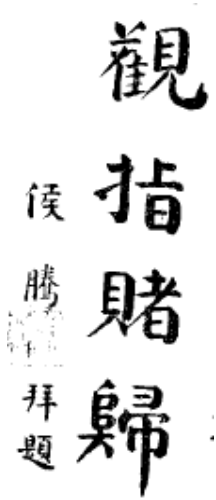
白崇禧（前國防部長）

何應欽（前國防部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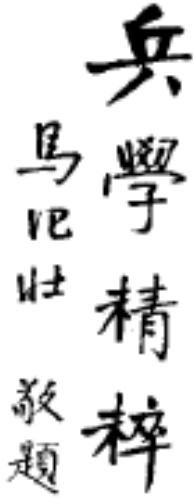
郭寄嶠（前國防部長）

彭孟緝（前參謀總長）

孫立人（前總統府參軍長）



侯 騰（前國防部副部長）



馬紀壯（前國防部副部長）

劉安祺（前陸軍總司令）

王叔銘（前空軍總司令）

石 覺（前聯勤總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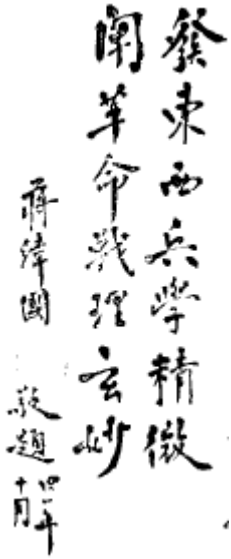
羅友倫（前聯勤總司令）

萬燿煌（前陸軍上將）

劉詠堯（前陸軍上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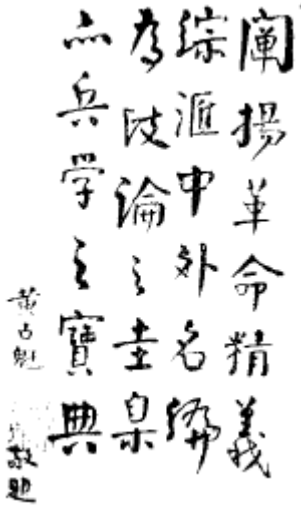
唐守治（前陸軍上將）

羅 奇（前陸軍上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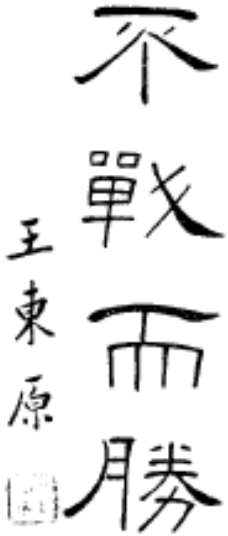


蔣緯國（前陸軍上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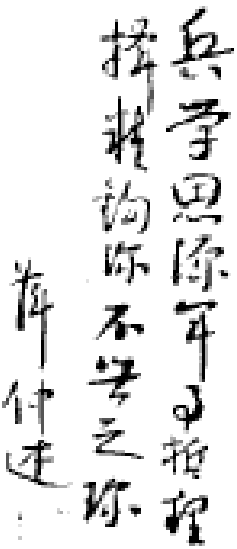
趙家驤（前陸軍中將）



黃占魁（前陸軍中將）



王東原（前陸軍中將）



薛仲述（前陸軍中將）

龔 愚（前陸軍中將）

趙 霞（前陸軍中將）

王思華 （前海軍中將）

吳國楨（前臺灣省政府主席） 黃朝琴（前臺灣省議會議長）

柯　序

余友李浴曰先生以其所著譯的《孫子兵法新研究》、《克氏戰爭論綱要》、《國文革命戰理之研究》、《兵學隨筆》等四書合編重印，定名為《決勝叢書》。欲用兵學報國，並以此書作反共抗俄致勝的左券，其志願與著述真是等量齊觀，相得益彰。

浴日先生研究兵學多年，故對兵學的價值認識特別深刻。他時常喜歡說：「一國之強弱，恆繫於兵學之盛衰。」並時常引用國父所說的:「當今之世，能戰則存，不能戰則亡。」這幾句話來做他兵學的論據。在他留日的幾年中，正值日本軍事極盛時期，兵學著述汗牛充棟，他得此機會，便努力進修，尤致力於孫、克二氏著述的研究，學成歸國，適值抗日戰爭發生，於從軍從政之餘，乃轉而專心創辦《世界兵學雜誌》，發行而兼主編，並從事上述諸書之著譯，為兵學界放一異彩。其兵學造詣之深，令人不勝驚奇，尤以宣揚國策，以學術指引抗戰，其謀國的忠誠，更令人欽佩！

兵學原非軍人的專利品，因為兵學並非超然獨立的學術，而且它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綜合而成的學問。所以若非精通社會與自然科學的人，則無以言兵。益以現代戰爭領域的擴大，人與物幾乎無一不與戰爭有關，而直接間接參與戰爭，所以時至今日兵學已成為國民應具有的常識了。中國兵學本淵源於道家，但儒家亦常喜言兵，所以中國的古兵書多出自學者之手，而古代的名將，亦多博學之士，即可明證。雖然自從十八世紀產業革命以

後。社會提倡分工，而軍事亦漸漸的成為專業化，但是軍人之所能研習的，則仍僅限於戰場用兵之學，而戰爭學、兵學原理則又仍為世人所共有研習的領域。尤以今日的戰爭，已由從來之國家征伐，一變而為思想的抗衡，是故二十世紀的革命領袖，縱非軍人，亦常為卓越的將帥，更可作為前說的論據。

孫子與克勞塞維慈乃世人所公認的東西洋兵聖，其著述均在闡明戰爭學和兵學的原理，大都屬軍事哲學範疇，此乃作戰用兵的最高原則，亦可作為戰爭勝敗的天秤。孫子生於中國戰國時代，正值中國學術最昌明的時候，但此時中國的學術卻以儒、道兩教為主體，儒家主人文，而道家則倡自然，因此，孫子便以儒家的大同思想為經，而以道家的自然思想為緯，構成其思想體系。故孫子言戰則主「道」，講「王師」、「哀兵」、「不戰而屈人之兵」和「修道保法」等等；言兵則主「速」，講「兵貴拙速，不貴巧遲」，主「形」，講「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主「勢」，講「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等等。所以孫子的戰術思想可以名為「攻勢防禦」的戰術思想。亦可以名為「陰性」的戰術思想。克氏則生於十八至十九世紀之間的德國：正值拿破崙戰爭時代。德國位於中歐，四面受敵，環境迫使他的民族勇敢好戰，克氏又適生於國家主義極盛的時代，基此，克氏便以國家主義為經，而以自然原理為緯，構成他的思想體系。故克氏言戰，則云「戰爭為政治之延續」，以戰爭達成政治之目的；言兵，則曰「「暴力無界限發展」，以毀滅敵人為作戰的終極手段。雖然克氏亦曾承認「攻勢防禦」為作戰最有利的形式，但因其思想的本質是黷武主義的，所以他的戰術思想仍屬於攻勢主義的戰

術思想，亦可以說是「陽性」的戰術思想。由此觀之，孫克兩氏的思想，實有其同異之點：其相同之點則均認為「攻勢防禦」為作戰的最好形式；其相異之點，一則主「修道保法」、「不戰而屈人之兵」，而一則主以戰爭達到政治之目的，掠地攻城。前者主保衛戰，而後者主侵略戰，就因為有此相異之點，所以中國能夠歷五千年而不衰，而德國乃至西洋國家，總是此仆彼起，循環無已，而且戰禍相尋，了無止境。

浴日先生將此孫、克兩著合訂，原欲以此為反共抗俄決勝的論據，此若非對孫、克兩氏著述有深刻的研究，實不會有此認識。今日蘇俄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欲以戰爭達成其政治的目的，其覆亡亦必如歷史上所有的侵略主義者相同，絕不能例外。正如孫子兵法所云：「同欲者勝」，但欲求「同欲」，則必須看「主執有道」，所謂「道」是「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而今日的蘇俄帝國主義者，則正與此相反，以鐵幕禁錮其人民，以集中營役使其人民，以慘酷的刑罰迫害其人民，以如此的國家尚欲言戰，而且進行侵略的戰爭，其不覆亡，那還有兵學可言？若就孫、克兩氏所共同承認的「攻勢防禦」乃作戰的最好形式，則今日蘇俄帝國主義雖然窮兇極惡，隨處侵略，到處進攻，好像不可一世的樣子，一俟他的攻勢到了極限，則必勢窮力竭，其失敗亦為必然的結果。所以浴日先生欲以孫、克兩氏的著述，作為反共抗俄致勝的左券，那是有他的獨到見解的。

國父為二十世紀的大偉人，他是大學問家、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均兼備於一身，並因而成為一個大革命家。其手創的三民主

義，不只是國民黨革命的指針，而且還是人類實現世界大同唯一可行的方案，亦為今日反共抗俄唯一的武器。有此武器自可保證反共必勝、抗俄必成。同時　國父基於其革命戰爭的經驗，構成其極嚴整的革命戰爭理論。 國父的革命戰爭理論，是以「精神戰勝物質」為經，而以「宣傳戰」、「組織戰」、「武力戰」聯合作戰為緯所構成的。　國父常說：「革命在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只要風潮鼓動，時勢造成，則革命便如順水拖推舟，輕而易舉，鼓動風潮為宣傳戰，造成時勢則為組織戰，只要宣傳戰、組織戰的基礎做好了，革命武力一經發動，則必水到渠成。所以國父的革命戰爭理論，亦實為今日反共抗俄致勝的寶典。

浴日先生之《兵學隨筆》，是他在創辦「世界兵學」時多年來所積累的，以他兵學的造詣、文學的修養、和他謀國的忠誠，這確實是一部豐富的兵學常識，優美的散文和熱血沸騰的愛國心聲，此亦足為讀者推荐的。

浴日先生的《決勝叢書》，確實是今日反共抗俄戰爭時代的一部好書，因其有助於反共抗俄，故樂為之序。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粵東　**柯 遠 芬**[①]

[①] 柯遠芬（1908—1997），名桂榮，以字行，廣東省梅縣人，中華民國陸軍中將，獲頒忠勤勳章、勝利勳章。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四期步兵科、陸軍大學正則班第十期、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特別班第三期、三軍聯合大學第一期畢業。歷任福建省保安司令部少將參謀長、閩中剿匪司令部參謀長、福建省保安司令部少將副司令兼參謀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少將高級參謀、1947 年二二八事件時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中將參謀長、第 2 編練司令部中將副司令官、1958 年八二三砲戰時任金門防衛司令部中將副司令官兼金門縣縣長、 福建反共救國軍副總指揮、駐越南軍事援助團團長、總統府戰略顧問等職。

張　序

二十世紀是一個最紛擾的世紀，戰爭此起彼伏，這正說明了今日是需要兵學的一個大時代。

現在我們正整軍經武，積極準備反攻，這更說明了今日是需要兵學的一個大時代。

沒有兵學不能自衛自強，沒有兵學更不能戰勝敵人，還我河山。

吾國向以「文武合一」為立國之本，開國始祖軒轅黃帝，他是一個文武兼全的大人物，一面運用兵學戡平蚩尤，另一面又著有兵書，傳之後世子孫，以為自衛之用。孔門教人以六藝的「禮、樂、射、御、書、數」為必修課程，旨在培養文武兼全的建國戡亂人才。所以歷代大儒莫不精通兵學，出將入相。清代胡林翼氏說得好:「天下之大患，總是書生不如兵之過，總以兵事為非學者之事，一遇驚動，則讀書人早已遠走，或隱匿不出，實因其人志氣不能自為，不知兵事為儒學之至精，非尋常士流所能幾及也。」到了今日，益使我們認為非發展兵學，使人人知兵不可。

余友李浴日君，創辦「世界兵學社」多年，自抗戰迄今，頗多貢獻，在近代兵學史上已盡了他個人應盡的責任。他著的《孫子兵法新研究》、《兵學隨筆》等書早有定評，無待介紹。他研究兵學係站在本黨主義的立場，與本乎每一時期的國策，他在這方面的成就，如最近刊行的《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一書，便是

其一，從這一部書上，可見他為本黨軍事理論下了一番苦心，而國父革命戰理也愈見發揚光大了。他過去創辦《世界兵學》月刊，除作兵學研究之外，又作抗戰與反共之宣傳，慘淡經營，十年如一日。當抗戰初期，即七七事變的當兒，他在上海寫過一本小冊子，叫做《抗戰必勝計劃》，係用數學公式來證明抗戰必勝，曾給予民心士氣以鼓舞。他民三十九年春由港來台，即刊行《台灣必守鐵證》小冊子，內列舉臺灣必守的十大鐵證，并說明必可反攻大陸，時至今日愈見其觀察的正確。這都是由他多年研究孫、克兵學及 國父革命戰理的成果。現在他為應讀者的需要爰將過去著譯的《孫子兵法新研究》、《戰爭論綱要》等四書編為《決勝叢書》公之於世，這是軍人必讀的兵學基本智識，就是一般國民亦應人手一卷。披閱之餘，特樂為之序。

張 彝 鼎[①] 四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序於臺北

[①] 張彝鼎（1902-1992），號鑒秋，山西省靈石縣人，中國著名法學家。畢業于清華留美預備部，芝加哥大學哲學學士、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歷任蔣介石侍從室秘書、國民大會代表、中央政治學校國際法教授、國防部新聞局、政工局副局長、國防部總政治部副主任、國防部常務次長、總統府戰略顧問等職；執教于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防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等院校與科研單位。著有《常設國際法院所適用之證據規則》、《條約之司法解釋》、國際公法講義》、《國際法論文集》、《中外人權思想之比較》等。

自　序

悠悠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出現了無數兵家名將，亦產生了不少兵經戰法，據專家初步的稽考，已達一千三百餘種，琳琅滿目，燦爛輝煌，就中以《孫子》十三篇為冠冕。近代西方自拿破崙出現後，兵書著述，風起雲湧，就中以德國克勞塞維慈的《戰爭論》為代表作，與我國《孫子》成為東西兵學的雙璧。

國父孫中山先生生當現代，畢生致力於革命學術與革命事業，對孫、克兩氏兵學研究精湛．並在領導中國革命運動的軍事指揮中，創建了中國現代的革命戰理，以救國救世為目的，這真是一個偉大的貢獻。

要之，孫子的軍事哲學、克氏的大戰原理、 國父的革命戰理，是世界兵學思想的三大主流，也是世界兵學的三大經典，今後一國的用兵作戰，或全世界反侵略者與侵略者之戰，必須把握它、運用它，亦即以　國父的革命戰理為體，孫、克的戰爭學理為用，始非侵略征服之戰，亦始能戰勝敵人，建立世界的永久和平。

美國現代在兵器上雖有驚人的發明，兵學上尚沒有足以凌駕我《孫子》的著作。德國以兵學聞名於世，但各種著作較之我《孫子》仍有遜色。我愛好《孫子》已肇端於少年時代，而研究孫子係開始於民國二十四年在日本留學之時，當時我是基於一種「文人知兵」的歷史傳統的觀念，由多年研究及從軍、從政的觀察而產生了今日正在發行中的《孫子兵法新研究》，最近經過好

幾次的考慮，加以友人的鼓勵，乃決意把它和過去所迻譯的《克勞塞維慈戰爭論》及最近編著的《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編為《決勝叢書》，以便學者的研究，俾學者在本書中可一貫地了解孫、克、 國父的學理。至於依我個人在兵學上的一些感想與見解所寫的《兵學隨筆》，亦多闡揚此三大兵聖學理之處，足為學者研究的一助，故一併列入，共成「四書」。這是代表我個人研究兵學的過程，也可作為我個人著述生活史上的一個小小紀念。

在中國兵學荒蕪的園地裏，我致力於兵學事業，已十餘年了，在這個事業上，除感覺友情的可愛外，別沒有什麼企圖，僅是平生着眼於「智」的一字而已。最初我想，倘能藉此提高讀者絲毫的智力，增進國家一些智的資本，那於願已足了。十餘年來，在在都使我體念到「智」的重要，尤其我們今後欲反攻復國更要把握找「鬥智重於鬥力」的鐵則，須知力弱的智高者常可戰勝力強的智低者（歷史上如以寡勝眾的戰例），至於力量相等，而智高者更可戰勝智低者，自不待說。要之，人類一切的行動與實踐必須通過最高的智慧，尤以戰爭為然，否則，便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可是提高軍人的兵學水準，固為當務之急，而灌輸文人的兵學智識，亦屬必要。推行「文武合一教育」是為文人知兵，實施「全國皆兵」政策也是為文人知兵，而欲成為現代一個優秀的國民，偉大的學者亦應自動知兵。至於主持國家大計的文人們更要知兵，即所謂懂得戰略，作為現代一個政治家如果不懂得戰略，決不是一個健全的政治家。不懂戰略的政治人物，則其所措施不能配合軍事，甚且給予軍事上最大的不利和妨礙。一個偉大的政

治人物應是文武兼全的，即如歷史上伊尹、周公、管仲、張良、諸葛亮等型的人物。

在歷史上的兵學巨帙，有宋代兵學家曾公亮等奉敕撰的「武經總要」四十卷，明代兵學家王鳴鶴輯的「登壇必究」四十卷，茅元儀輯的「武備志」二百四十卷，在那個印刷困難的木刻版時代，他們特能完成這個輝煌的巨構，真令人驚嘆不置。我這一部《決勝叢書》，僅有「四書」，都六十餘萬言，不敢以此自誇.亦無意媲美古人，我願來日尚有第二輯、第三輯的出現，這僅是第一輯而已。

研究學問真是不容易，兵學尤然，既要有安定的生活，專一的意志，又要有充裕的時間，足夠的資料和實際的體驗，八年的抗戰與今日反共抗俄的神聖戰爭，雖給予我不少體驗的機會，但上述種種條件都不夠，其實這不獨我個人如是，國人亦多此感。在這種情形之下，不知埋沒了多少專家，又不知犧牲了多少新著。吾國學術的落後，大家應注意這些因素吧！

兵學是神聖不可犯的，立心作亂者不可讀，蓄意侵略者不可讀，非弔民伐罪不能用，非救國救世不能用。運用兵學的目的是為和平，不是為戰爭，戰爭是社會的病態，和平才是社會的常態，戰爭僅是政治的一種手段，和平才是政治的真正目的。弔民伐罪、救國救世就是為的和平。我們他日反攻大陸，雖要採取戰爭的手段，但經過這次聖戰之後，便是美麗幸福的和平。我們希望整個世界亦早日臻於永遠的和平，即所謂「世界大同」，軍備

逐漸廢除，人類永遠不用兵學，兵學戰跡僅成為考據家的資料而已。

本叢書取名「決勝」是由我於一天悟起漢高祖說:「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張良」的名言，我希望讀是書者能夠接受和把握孫、克、 國父的真理，成為現代的張良。保台要有張良，反攻大陸更要有張良，固然不限於成為張良，亦可成為蕭何、韓信，漢高祖興漢，得力於張良、蕭何、韓信；他日反攻大陸，更要有張良、蕭何、韓信。

依於「變」的原理，我們敢斷言反攻大陸是必然的。丁此反攻的呼聲高唱入雲之際，本叢書得與世人相見，真是說不出的一種快感。尤以渥承陳院長辭修、于院長右任、何將軍敬之、郭將軍寄嶠、萬將軍武樵、孫將軍立人、侯將軍飛霞、羅將軍友倫、蔣將軍緯國諸先生賜予題詞，感激之餘，益增奮勉。又此次《孫子兵法新研究》及《戰爭論綱要》兩書分別承周總長至柔、胡司令官伯玉賜題封面，謹此致最崇高的敬意。柯將軍為之奮戰前線，大捷之餘，抽暇為本書撰序，發揮兵學至理，極具價值，尤增光彩。張博士鑑秋於公務百忙中，特為本書作序，言簡意賅，發人深省，而倡導兵學之至意，尤為可風。謹此誌謝。

李 浴 日序於臺北，民國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國古代的兵學是很偉大的，但有待於整理和發揚，同時對於世界的兵學亦有待於介紹和批判，尤以應如何建立中國現代獨自的兵學，更為首要。所謂中國現代獨自的兵學，係以自衛和反侵略為本質，並本此而給予世界帝國主義的兵學思想與法西斯主義的兵學思想以徹底的抨擊和廓清。”

—李浴日《兵學論叢》弁言 1943 年